



棕树炮

羅 寧 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棕 树 炮

罗 宁 著

胡尚宗繪图 楊文义装帧

*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：社1049 (中)

开本 787×1092 1/28 印張 1 3/14 字數 20000

1957年7月第1版

195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000 定价(3) 0.10元

目 录

鄱阳湖的风暴.....	1
棕树炮.....	5
八字嘴战斗.....	9
巧计攻进万家庄.....	13
公路上的斗争.....	15
扁担枪.....	18
給馬送殯.....	20
“老黃忠”.....	23
紅色的楊蓮花.....	26
鳴春姑娘.....	30

鄱阳湖的风暴

1927年的一个黑夜里，鄱阳城里发生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：国民党保安团受到了袭击，被打死了几个长官，失去了许多枪支；街上几家狠心的米店和油店也被打翻了。人们都相互传告着，说这是磨盘山下来的游击队干的。

离开鄱阳城不远的石痕村里，有一个老渔民，叫姜老大，他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刻提着一篮鱼，赶到城里去；他想看看城里闹的乱子到底是不是游击队干的，游击队里有没有他的亲人。

他一走进街心，就看见几家大米店和油铺的门口，遍地撒的是米和油；那些凶神似的保安团团丁，在街上横冲直撞，口口声声说要活捉游击队。姜老大看这情景，不便打听消息，就又提着那篮鱼，匆匆忙忙地回到石痕村上他住的破庙里来。

村上的渔民们仍旧同往常一样，都在收拾渔网，准备出湖去捕鱼。姜老大没心思再出湖去捕鱼，走出破庙，在岸上踱来踱去，望着天边的烟云，咬着烟咀。他想起了他的儿子——湖宝。湖宝自从去年被反动政府的渔税收税员逼跑以后，一年多没有一

点儿消息。他临走前，曾說過要去参加游击队，是不是真的参加了呢？这一次来的游击队里，有没有他呢？

天已經暗了，湖上的漁家灯火好象天上的星星。姜老大帶着不安的心情走进屋里，躺在床上沉思着。

半夜里，姜老大突然听到一个什么沉重的东西，越过庙門前的柵欄落下来，接着窗子上有輕輕的敲击声。他不禁一怔，很快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心里想：难道是他們怀疑我和游击队有什么关系，来搜查我嗎？

“爸爸！快开門！我回来了！”

姜老大猛地推开窗子，窗外靠牆站着四个黑影，前面一个正是湖宝，只見他的嘴唇抖动，吐着剛能听到的声音：“我和几个同志都受伤了，白狗子在追我們，快开門！”

这时，远处傳來枪声，似乎是在向这边射击。姜老大一把拉开了門，冲出去，双手抱着受伤的儿子，来不及問話，連忙叫他們上漁船。他扯起帆，讓漁船在无边的鄱阳湖里順風行駛。儿子这才告訴他真的参加了游击队，这次城里的暴动，就是他們干的。这几个同志是在激战中受的伤。姜老大很激动，有許多事想問問儿子，甚至想多看儿子几眼，但是，这不是时候。他只是拚命地划着船。在天亮以前，他們安全地到了康山。姜老大把四个游击队員送到另一个漁民家里。他轉身就走，他要回去探听消息，并且想弄些粮食和伤口藥，送給这几个伤員。

“再見！老大伯！你要多多小心啊。”游击队員們反复地叮

囑他。

清晨，霧消散了。風刮得很凶。天空現出深紫色，在遙遠的天邊還留着幾大片殘霧，預告着風暴就要來了。姜老大使勁地扳轉船頭，直向石痕村划去。到了石痕村，他用最快的速度向岸邊搖去。

姜老大的漁船剛靠岸，突然從柳樹下閃出幾個保安團團丁，端着槍沖過來。

“靠攏！舉起手來！”

一個人在岸上端着槍對准姜老大，兩個人跳上船來搜查姜老大的衣袋。

“你從哪兒來着？該死的老家伙！”

“想出湖去打漁喲！見風暴要來了，就轉回頭。”姜老大沉着地回答。

“胡說！你把游擊隊送到哪兒去了？快說！……要不然，就在這兒送你見閻



王！”帶頭的那個團丁把槍口對着姜老大的胸口說。

“唔？老总！我打了一輩子魚，游擊隊是什麼樣子，我還沒有看見過呢。”

“呵哈！你沒有見過？昨晚你也沒有見過嗎？噢！船板上的血跡是哪里來的？”

姜老大怔了一下，這時他才發現船板上的血跡。“那血嗎？老总！那是魚血，昨天我捕到了幾條大鯉魚……”

“哼！魚血？你不用再裝糊塗了，我們全知道了，老傢伙！”那個帶頭的團丁說罷，所有的團丁都跳上漁船。

姜老大站在船頭沉思着，過去一連串辛酸的生活浮現在他的眼前。他的兒子和妻子被人家逼死了；因為繳不起漁稅，他坐過監牢、挨過打。他遭遇到數不清的天災、人禍……可是現在，惡狗們又來咬人了，他胸中燃起了難以抑止的怒火。

“該死的老傢伙！你在想什麼呀？我把你……”那些團丁同時凶狠狠地把手槍敲着船板。

“呵！”姜老大好像剛從夢中醒來，他抬頭看了看他住的破廟，打定了主意，於是對他們說：

“好吧，老总，我帶你們找游擊隊去。”

這時烏雲已經滿布在頭頂上了。狂風激起了巨浪，浪頭拍打着湖岸和沙灘。姜老大咬緊牙關，一手扶着舵柄；一手划着槳，把船向湖心划去。

雷聲轟响，暴风雨已經來了。沉重的雨點夾雜着冰雹，沙沙

沙地打下来。姜老大鎮定地划着槳。前面已經可以望見康山了。

姜老大心里很沉重；腦子里立刻浮起游击隊員們一張張親切的面孔。昨天夜晚，他救了自己的親兒子和游击隊同志們脫險，今天又載着敵人去抓他們嗎？“狗養的，你們別作夢！”他重新肯定了剛開船時的打算。

“快点搖，該死的！你打算讓暴风雨淋死我們？”一個凶徒爬進后倉，去搶奪姜老大的木槳。

“時候到了。你們這些畜生！我們同歸于盡吧！”

姜老大伸手把坐板底下的放水塞子拔開，剎那間，湖水汹涌地灌進了船倉，他再將身子用力一側，一個浪頭打來，漁船立即被浪花淹沒了。

隔了一天，漁民們在湖岸邊發現了幾具屍體，其中一個是漁民老頭子，其他都是保安團團丁。漁民們把老漁民的屍體埋葬在康山上。

現在，鄱陽湖中的唯一的小島——康山上，還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墳，旁邊有一棵兩丈多高的松樹，樹枝向四面八方伸展，長得象一把傘，正好遮着下面的墳。人們說這就是姜老大的墳。

棕 樹 炮

1935年的臘月，寧子還不滿16歲，就被國民黨軍隊抓去送死了。他在半路上偷跑了。他擔心受怕地奔跑着，直到第三天

的傍晚，才跑到九龙集姑媽的家里。他实在疲乏极了，胡乱吃了点东西，就倒在床上睡着了。

宁子正睡得迷迷糊糊，突然被隔壁的談話声吵醒了；他觉得这声音很熟，就坐起来听。

原来隔壁是家酒館，那兩個談話的人，一个是惡霸，是邓墩乡的联保主任張乾亮，另外一个地主，是征粮处主任李宗唐。宁子辨出是他們，心里一惊，不想再睡了，他索性把耳朵貼近木板牆，屏住气靜听着。

只听那李宗唐說：

“……老張，你明天回去，請派十个乡丁来，帮我到古塘村去收租子和追欠粮。”

“行，行，老李！我也正要去古塘收壯丁費。上次我到古塘的宁子家里，不但沒收到壯丁費，反而被他媽罵了一頓；那天我只帶兩個人去，他們人多，我沒敢发作；明天去，好給她点顏色看看。老李，你也多帶几个……”

宁子沒有听完，就跳下床，想連夜赶回家。可是被姑媽拉住了。

第二天，天还没有亮，宁子就匆匆忙忙地跑回家去；十八里路一口气跑到了。他剛跨进家門，就把听到的事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訴了媽媽。媽媽听后，立刻去找王排長商量。

王排長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，他是紅軍游击队的一个排長。在一次战斗中負了伤，所以沒有跟游击队出发，留在古塘村

休养。

王排長听说坏蛋們又要来敲榨老百姓，他顧不得伤口疼痛，立刻叫宁子去通知大家来开会。

不多会，宁子家后的柴棚里挤滿了人。王排長把宁子听来的消息告訴了大家，并且說：

“我們的游击队出发了，現在一切都得我們自己来想办法。这些地主、惡霸来到村里，是想逼我們过不了年。我們只有跟他們干，才能有出路。”

“对！反正我們沒好日子过，不如和他們拼一拼。”

“对！逼死，餓死，倒不如和他們拼死了值得。”

“对！……”

会場上响起了一片喧嚷声。

“大家靜一靜！”王排長摸了摸自己的手枪匣子說，“我們要跟他們干，光靠几根烏枪不頂事，大伙儿来商量商量，怎样解决武器問題。”

“我們不是有个棕树炮嗎？”宁子高高地坐在柴堆上，大声地說，“現在可以把它裝起来，試試看。”

“对，我們赶快把炮裝起来，要干就和他們干个彻底。”牛仔、田明、田全几个年輕小伙子都叫了起来。

“好。”王排長站起来說，“事情不能延迟了，大家赶快动手裝炮吧。”

于是，大家跑到宁子的牛欄里，把棕树炮拖了出来。这个炮

是游击队在河东乡的时候做的。一段九尺長的棕树干，中間挖空八尺，树干外面用石灰攪麻絲扎好，最外面用兩层鉄皮包着，在树干的后端，鑽上一个导火眼。这个炮自从做好以后，一直沒有試过。

牛仔从家里拖来了兩条木凳，并且找来很多鉄絲和麻繩。用木凳做炮架，把棕树炮綁在上面。

“沒有火葯怎么办呢？”不知是誰在問。

“火葯不成問題，”宁子說，“田明家里有現成的。現在成問題的倒是炮彈，沒有炮彈怎么打呢？”

“炮彈也有办法，”田明很有把握地說，“我們往常打獵，沒有子彈，就把犁头鉄敲碎了来代替。我想：用碎犁头鉄当炮彈，保險也能用。”

“太好了！火葯、炮彈都有了。我們再把梭鏢、大刀、鋼釵磨得快些；把鳥枪、山銃擦得好些。坏蛋敢来，就送他們去見閻王！”

武器裝備好了，王排長重新包好伤口，帶領三十几个人埋伏在官道附近。这官道是通往东乡县的大道，坏蛋們来，必定要走这条路。

王排長他們分成三队。一队埋伏在山路口；一队埋伏在靠近官道口的放水溝里；王排長自己帶領的一队埋伏在官道右边的墳山上。棕树炮就架在路边溝沿上，牛仔、宁子和田明几个炮手都站在溝里。

天漸漸地黑了，还不見坏蛋們的影儿，大家都等得有些不耐

煩了。突然，发现远处有一簇火光在閃动，王排長傳令大家注意，准备战斗。大家立刻緊張起来了。

宁子燃上了火索，牛仔在炮眼上裝好了导火綫，田全也把鳥枪用的紅硝上好了……

大家都屏住气，等待着。

火光越来越近了，已經能隱隱約約地看得出：走在前面的是惡霸張乾亮和地主李宗唐，他們后面跟着十几个乡丁。

宁子忍耐不住了，沒等到王排長发出战斗命令，他就把火索接上了导火綫，“轟”地一声，炮响了；霎時間，鳥枪、山銃也跟着响了起来。坏蛋們沒来得及还手，就被打得死的死，伤的伤。

这时，王排長趁勢站在墳头上喊起話来：

“我們是紅十軍的游击队。你們要来，我們就把你們消灭光。”

沒有打死的坏蛋，听說是紅軍的游击队，丢了枪，掉轉身就跑。

这一炮打得真漂亮，不但坏蛋被打死、打伤、打跑了，而且还获得了不少胜利品。

古塘村的老百姓，痛痛快地过了个欢乐年。

八字嘴战斗

1931年秋天，余干暴动的前夕，玉亭鎮的空气非常緊張。紅

軍和游击队活动的风声不时地傳來。

那时，罗英同志〔注一〕在县城里当伪县大队的隊長，暗地里却进行着革命活动。当时，县城里的官僚、土豪劣紳們虽然对他很怀疑，認為他与弋阳的方志敏同志〔注二〕有联系，可是全县的武裝都在他手里，大家都不敢对他怎么样。

一天，張細点家里的佣人胡嫂，急急忙忙地送一份电报底稿給罗英同志，那是她从准备燒毀的字紙堆里偷出来的。罗英同志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县政府拍給省里的电报稿，要省里在三天以內派一团人来，包剿玉亭鎮的“叛匪”。

不用說，这当然是指罗英同志。

天漸漸黑了，微风帶來了凉意。罗英同志焦急地在房里踱来踱去。他想：目前自己身边的人不多，一些得力的人都調到李梅嶺山区去集訓，准备武裝暴动去了……他抬头看了一下挂在牆上的日历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今天是 14 号了，省里派人来，如果是 12 号动身，那末今天晚上就要到了……”

“就这么办吧！”罗英同志順手把桌上的那份电报底稿塞进口袋里，对身旁的中隊長胡珊說：“为了不影响暴动計劃，我們必須立刻行动，击破敌人的包剿。”

〔注一〕 罗英 是江西省人。曾任紅十軍獨立团政委、团长、軍部秘書等职务。1935 年在北上抗日的途中，光荣牺牲。

〔注二〕 方志敏 是江西省人。曾任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，工农革命軍負責人。1935 年被国民党杀害。



于是，罗英同志很快地組成了一支临时战斗队，只有四十多人，分批秘密地溜出城去。

罗英同志率領着临时战斗队的战士们，虽然走得很快，但是到达离城十里路的八字嘴渡口时，已經是皓月当空的三更天了。他們悄悄地鑽进渡口边的蘆葦叢里。

信江的月夜是那样的美丽和恬靜。

突然，远处傳来了人馬的嘈杂声，对岸山林里的群鳥被惊醒了，在飞叫着。敌人已經到达八字嘴渡口了。

在蘆葦叢里看得很清楚：敌人并排划着五只渡船和十几只漁船，向河这边划来。每只船上都裝滿了人。对岸沒有渡河的敌

人，拼命地在叫喊：“快点，快点！不要你們过了河，留我們在这里过夜。”

就在这一刻，罗英同志亲自架着一挺机枪，并且指揮着另外兩挺机枪，对准敌人的船只，猛烈地扫射过去，打得敌人措手不及，慌作一团，拼命地扳轉船头，往回逃命，有些敌人被打落到水里。

对岸，敌人的指揮官，象猪叫似的下着命令：“只准前进，不准后退！……你們这些怕死鬼！”

敌人又进行第二次渡河了。

这次，敌人在每个渡船上配备着一定的火力。第一排兩只渡船連在一起，裝有四挺机枪；紧接着是第二排渡船、第三排渡船……他們集中火力向几处蘆葦叢扫射。

这时，罗英同志拿起步枪，領着十多个步枪手，轉移到更隐蔽的地方。他命令大家：

“对准敌人的机枪手射击，不許乱放一枪。”

敌人第一排渡船上的机枪手被打倒了；接着第二排、第三排渡船上的机枪也哑了。不过敌人的渡船沒有后退，仍旧繼續地前进，眼看就要靠岸了。

这时，罗英同志的左肩負了伤。胡珊同志赶快跑过去替他包扎伤口，一面說：“大隊長，現在我們的彈藥已經用完了，你又受了伤，我看还是暂时撤退吧。”

罗英同志坚定地說：“不成！我們一定要坚持，能坚持就是

胜利！”

他命令全体战士：“拿出最后一颗手榴弹，和敌人拼……我们要坚守八字嘴渡口！”

霎时间，数十颗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抛去，信江上响起了巨雷似的轰鸣。敌人的渡船全被炸成了碎片，随着河水漂流。

月亮偏西了，信江又恢复了它的美丽和恬静。

巧计攻进万家庄

彭友仁指导员和胡珊队长来到李梅岭一带不久，就建立了一支红军游击队。当时游击队的经费很困难；粮草、武器都很少。

他们为了筹措经费，就用游击队的名义，写了封信给万家庄的土豪万宝财，向他借一些款子和粮草。

万宝财接到信后，说：“这些脓包，真是想上了天。我有钱宁愿丢掉，也不愿给他们。不给他们，看他们把我怎么样？”

于是，万宝财就到山塘李家请来个打手。另外，又请人转托县里军事科蔡科长买了两枝枪，并且还雇了一些人替他放哨守夜。这样，万宝财认为可以“高枕无忧”了。

彭指导员和胡队长看万宝财一直不给回信，就召集队员们商量。

彭指導員說：“万宝財寧願出錢雇打手、买枪枝，却不肯借錢給我們。我看老这样坐等不行，我們得想办法打进去。”

“万宝財的枪枝多，”胡隊長說，“同时万家庄的地势好：三面是笔陡的山，一面是河，进出庄子的唯一道儿是河上的石桥。如果他们把石桥卡住，我們就沒法攏边。我看硬打不行，还得另外想办法。”

大家沉默了一会，有个隊員說出了一个办法。大家都非常贊成。

沒几天，万宝財接到联保主任的一个通知，說：明天县里軍事科蔡科長要到万家庄来，叫他准备迎接。

万宝財可乐坏了，他赶紧吩咐杀猪、宰羊。

第二天一早，蔡科長果然来了，他戴着一頂黃呢軍帽，身上穿的是黃卡嘰軍服，腰里別着一支盒子枪，脚上的皮鞋擦得雪亮。后面还跟着四个勤务兵。

万宝財一早就在庄前的石桥边恭迎，兩個人見了面，客气了一通。

蔡科長向四下里瞧了瞧，只見石橋上有四个守哨的，院子里有个大汉子在練太師拳，猜想这就是雇来的打手。其他並沒有什麼防备。

万宝財把客人請到客厅里，吃了一道茶点以后，接着就摆上酒席。这时，蔡科長向自己的勤务兵瞪了一眼，說：“飯桶，要你